

空军军人配偶:角色的变迁

The Air Force Spouse: From Past to Present

理查德·莱斯特博士 (Dr. Richard I. Lester, Dean of Academic Affairs, Eake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空军军人的配偶,特别是指挥官的配偶,传统上对空军社区的公益事业负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且,这些军人家属怀着自身的感情,志愿参与各种公益活动,投入空军驻地和当地社区的社会生活。这种资助的传统以其传承悠久,而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被视为基本义务,直到最近。

前空军部长小爱德华·奥尔德里奇说:“多年来形成的观念是,身为某些军事首长的配偶,她们已被赋予预设的角色,包括参加义工,投入社会生活,担任公益组织席位,是以确保其在部队工作的丈夫成功发展男人的事业。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遂成为不成文的‘政策’。”

这种传统的历史成因不难理解。军事组织几乎总是主要由单身的男性组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对而言仅有一小部分军官成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配偶的作用很重要,这些军人家属主导丈夫所驻军事基地的社会生活,相互配合,满足社区的需要。

到1980年代末,军人婚姻状况已有巨大变化,空军军人的配偶超过385,000人,军人中有64%需要承担养家责任。很多配偶,包括指挥官的配偶,于是希望走出家门,寻觅工作,发展自己的事业。毋庸惊讶,军人配偶的观念和角色转变在这个时期引发了各种关切。

《空军时报》1987年8月3日报道称,两名空军军人的配偶因受外界压力,被迫辞

去外边的工作,以能参与基地的活动。一个星期后,该报报道说收到空军两名高级首长——空军参谋长韦尔奇上将和空军部长奥尔德里奇——的来函,两位领导人向所有空军妻子们保证,她们的就业追求不会影响丈夫们的军人事业发展,空军支持军人配偶的工作愿望。这两位领导人进一步表示,空军作为一个大家庭,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的确期待指挥官和位居各种关键领导职位的首长的配偶们要参与支持空军的各种活动。无论这些配偶们在哪里工作,在何时工作,都有机会积极参与空军社区的建设。”

这是空军就军人配偶就业公开表态的第一份正式书面政策。对这项政策的反响非常有意思。听到或看到这项政策声明的人形容该政策不明确,相互矛盾,甚至模糊不清。很多人相信,这是对传统的“不成文”政策的背书,是期望指挥官和高级首长的妻子放弃就业机会和职业生涯,以便更加全身心投入支持空军的活动中去。“期待配偶参与”的说法,在空军期待的参与程度上,空军要求的内容上,以及在丈夫军人生涯的何时段开始参与上,产生了不确定性。

1987年9月15日,空军部长奥尔德里奇和韦尔奇上将宣布了空军蓝丝带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该委员会将受命检讨和空军配偶角色相关的问题,其宪章中规定关注的问题,包括检讨传统上配偶参与活动的范围,找出配偶就业或职业意愿与参与空军社区活动之间的压力及冲突的程度和原因,提出解决或

尽可能降低那些冲突的建议。(笔者曾担任空军蓝丝带委员会的顾问)

1987年10月22日,国防部长签署了关于武装部队成员配偶就业的国防部政策宣言。随后,国防部发布了一项国防部指令,解决“军人配偶就业或志愿者工作”(1988年2月10),空军亦发布了空军条例AFR 30-51“空军军人婚姻状况和他们配偶的活动”(1988年6月6日)。

这三份文件非常明确。AFR政策声明几乎一字不差地采纳了空军蓝丝带委员会公布的政策建议,现录于下:

空军的政策是:配偶选择从事就业、做家庭主妇、入学就读,或志愿参与空军驻地或当地社区的活动,都是个人的私事,完全由当事人决定。任何指挥官,主管或其他空军官员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地阻碍或干涉这种决定。

蓝丝带委员会的建议甚至指出,空军应积极地支持配偶的职业生涯和就业意愿。此外,该委员会建议,空军应在民间商界领导人中宣传招聘军人配偶的重要性和益处,并且鼓励文职人事部门积极推动让军人配偶进入政府工作的招聘计划。

这些政策声明、指令和建议,以及条例的规定,对空军军人配偶自由决定是否追求就业或参与空军社区活动,发挥了重大的鼓舞作用。理想的情况是,空军军人的配偶——无论男性或女性——本不应担心这些个人决定是否会对其在部队工作的一方产生负面影响,也不应担忧他们的配偶是否受到任何渠道的外部压力。

那么在现实中,这种刚刚得到的选择自由又表现如何?不尽人意,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不尽人意,当然,观念和做法肯定有所改善。但长久的历史传统和相关的价值观不可能在一夜间改变。根据笔者为撰写本文与一些配偶的交谈,1988年的政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渐渐落实(或有待落实)。一些配偶建议,如果高级领导人认为,空军部长办公室的一纸简文,就能改变一些部门对军人配偶(无论男性或女性)的使用或观念,那是在自欺欺人。最终,在实际领域中,这项政策的过渡和落实取决于空军中队指挥官和他们上级的指挥官,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将影响该政策的落实速度。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需要并对配偶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也是事实。人们只需想象(或记住),驻扎美国本土偏远地区、海外基地、大都市地区、高警戒等级地区、驻外延期、出征参战、机密使命,等等,实在各各有别,不能同等而论,如此,就能理解空军军人配偶有时候将面临独特的和意想不到的要求。

通常,上述所及的多种情况并非少见,是很多空军军人的日常生活写照。指挥官、主管和其他空军官员有责任遵守从1988年开始生效的这项政策,这是他们的职责,空军对此有明文规定(以及对不遵守规定的处罚)。在解决此问题的规定公布前,空军军人配偶的角色一直不明朗;但现在,军人配偶已经明确有权选择自己愿意担任的角色,无论是配偶自己或是其在部队服役的一方,都不应承受任何外来压力。这种形势其实更有利于空军建设,可促动各种志愿活动项目设计得更有活力和吸引力,为那些真正愿意参与空军社区活动的军人家属增加机会,也为那些选择出外就业、全职持家、入学深造,或从事其他感兴趣事业的配偶提供方便。

本文的一个要点,是认识到军人配偶在被赋予这些种种选择之后,更可能出于自愿,

随时参与他们感兴趣的、并能做出有意义贡献的空军社区活动。在蓝丝带委员会成立之前，围绕军人配偶参与空军活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起源于那种认为军人家属原本就该参加军人社区活动的不合理观念。政策的出台，让各方受益，其中之一就是军人配偶现在能自由地“挑拣”自己愿做的事情。结果是，大量的军人配偶更自愿和更好地参与，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外界对他们早已框定的期待。空军通过鼓励军人配偶自由追求自己选择的发展，使他们更好地验证自身的价值。在这种文化景观的变化中，军人配偶们现在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只是，事情的改变极其缓慢，慢得令人揪心，直到有一天我们猛然意识到，真是变了。在过去20年中，空军对配偶角色的看法转变，相当于一场社会变革。现在，配偶的含义中也包括男性，他们成为“夫人的家属”，虽然数量要小得多。

空军领导人关注着蓝丝带委员会的工作，看到了问题属性的变化和民间及部队的需要，并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鼓励女性认识和把握自己，担当空军社区内部变革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志愿精神，参与意识、双收入家庭现象等，明显地影响着今天的军人配偶。没有配偶的支持、耐心、理解、关照和爱心，空军中许多军人，以及在空军中工作的文职人员，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发展。

志愿精神一直、并将继续是美国空军——以及美国人民——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多数人感恩于生活最美好的赐予而期待做出回馈。今天，空军需要开展积极的、有广泛参与的志愿项目，但关键词是“志愿”。指挥官必须确保这些志愿者项目不被滥用，但同时要注意培养合理的志愿服务精神。维

护、支持、认可并感谢军人配偶的志愿精神和意愿，至关重要。

配偶参加空军社区活动，是为满足特定的需要，是为帮助空军建设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提高个人地位或改善自身的职位或级别。配偶因人而异，追求也不相同。配偶在与家人商量后，决定自己担当什么角色。苏西·施瓦兹是前任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兹上将的夫人，她最近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举办的关键配偶论坛上吐露了心声：“找到你的梦想，找到你的擅长，找到你能回馈的方式。”此话情真意切，表达出参与的精髓所在。

空军军人配偶经常感兴趣和参与的活动，包括军人家庭支持中心、红十字会、学校和教堂等项目，他们希望了解配偶的角色，希望在工作配偶、军官/士兵和家庭问题上得到帮助。我在讲解配偶课程中，了解到很多军人配偶都同意由空军赞助和支持这些活动。配偶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的作用不被低估，认为配偶课程关注了他们的需要，能指导他们更好地处理事业追求和持家责任。而且这种发展还帮助他们更好地践行“伙伴团队”的概念。但是，随着空军家庭生活的节奏加快，腾出时间去“帮助别人”对很多军人配偶来说成为问题。他们知道，平衡事业追求和持家责任已经不易，再加上“帮助别人”，这一切需要做好家庭规划。进一步，美国空军现以全球参与为己任，这样的现代生活更绷紧了相关的每一个人的节奏。空军领导人需要解决的挑战是，如何把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双赢。

现今的军人配偶也可通过一些新的活动项目获得政府雇员工作机会，例如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最近作出规定，允许直接招聘现

役、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人员（应征入役超过 180 天）的配偶。他们可以从空军军人家庭支持中心、就业辅助顾问、文职人事部门，或美国就业网站等获得相关的信息和帮助。

双收入家庭是空军当前的现实。在过去的 20 年中，这样家庭的数量迅速增加。美国国家广播环球公司最近的一项调查对民间家庭理财有了新的发现：有 65% 的女性称自己为主负责家庭理财规划，有 71% 的女性称自己是家庭中的会计。其他的研究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已婚夫妇中有 330 万对只有一人挣钱，比 1970 年多 240 万对。这种全国趋势也对空军军人家庭产生影响。调查数据表明，军人配偶的收入占家庭全部收入的大约 48%。空军军人配偶中大约有 40% 现在出门工作，而且这个比例预计会继续增加。对一些军人配偶来说，工作收入已是维持家庭经济所必需。经济衰退更助长了这种需要。

总之，空军军人配偶正在走出他们的传统角色。但是从另一些方面看，事物变中也有不变。在最近的一篇关于以家庭为中心的文章中，前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司令斯蒂

芬·洛伦兹上将有一番令人信服的表述，可以归纳本文阐述的要点：“我们的生活需要平衡，我们的军人配偶可以帮助做好这种平衡。”千真万确，一语中的。我交谈过的很多军人配偶认识到——有时是在经历伤痛之后认识到——从军，不只是一份工作；伊拉克和阿富汗绝不仅仅是地图上标出的地点，它们包含着阵亡、锥心之痛、难以忍受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军人的家庭，而且是整个战争使命。虽然军人配偶现在能自由地重新定位和选择自己的角色，笔者发现很多配偶继续对其他军人配偶、家庭和部队保存着一份责任感。我们的军人配偶志愿者有着最优秀的品质，因为他们倾心于自己认定的角色。他们或许并不擅长某些工作，但这并不重要，尽己所能即值称道。如一位经验丰富的空军军人配偶所言，“只要夫妻之间相爱，并热爱他们的工作，就会相互支持，就会全身心付出——他们希望组成家庭团队。”我相信这番话十分中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空军军人的配偶和伙伴助手；在这些追求上的凝聚力，要比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力更强大。♣



理查德·莱斯特博士 (Dr. Richard I. Lester), Auburn 大学文学士、文科硕士；伦敦大学研究生学习；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博士，现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空军大学 Ira C. Eaker 专业发展学院担任学术部主任。莱斯特博士曾在空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开设讲座，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美国企业管理学会担任客籍讲师，另曾应邀去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俄国讲演。莱斯特博士拥有企业管理顾问证书，和许多专业协会保持联系。他先后获得阿拉巴马州表彰奖章、卓越公务员勋章和模范公务员勋章。莱斯特博士在国内和国际刊物上广泛发表专著和文章，已列入《美国名人录》。